

孕妇赵一米被“小三”杀了个措手不及①

都市情感



刘小备 著
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幸福得一塌糊涂的孕妇赵一米在怀孕八个月后,遭遇了疑似最悲剧的事件——老公出轨。面对“小三”的电话挑衅、“前女友”和老公的私人会面,赵一米由检查老公QQ、短信,到争吵、跟踪老公……最后赵一米决定既然爱他就要像个奥特曼那样奋起战斗,去争取。最终她收获了幸福,在生下孩子的一刹那,她终于领悟到化解孕期婚姻危机的,是成长、信任和爱。

赵一米就是那种四处宣扬不要孩子,结果婚后第二个月就怀上了的“闪孕”族。当她四处炫耀幸福的时候,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八个月后,自己那个被誉为这个时代最后一个绝种好男人的老公闻子竟然“红杏出墙”。

赵一米愣愣地躺在床上,开始回想自己傻逼一样的日子,希望能找出原谅一切的理由。

就在昨天,消失了半个多月的乐陶终于出现了。当时,乐陶看着一直不停地吃东西的一米,“亲爱的一米,你结婚那天我正好失恋,作为你多年来唯一的好姐妹,我知道你不忍心让我去观摩你的幸福。可是才半个月未见,你竟然蓬头垢面,肥肉横流,真可怕。”

“你懂什么?你知不知道怀孕的女人是美丽的!看看,咱这大肚子,走到哪都要骄傲地挺着!对了,听说凡语要结婚了……”

“我不就说你几句吗?你成心的吧?”赵一米就是成心的,成心提一个在乐陶面前不能提的男人。

就在这时,乐陶扭头看见了窗外街对面的闻子,闻子身边走着一个年轻靓丽的女子。乐陶下意识地叫了声一米,但是想想一米的肚子,没说什么。也许只是一般关系,乐陶这样想着。

就在和乐陶聊天的这个晚上,赵一米的生活开始悲剧了。晚上赵一米一个人无聊就开了电脑想玩会QQ,电脑打开之后赵一米顺便把闻子的QQ也登录了。

闻子的QQ刚登录,就有消息传来。赵一米随意一点,对方的一句话让她心里咯噔一下。

“为什么那个QQ这几天都没有上线?你是在躲我吗?”明显冒着浓烈的暧昧气息。赵一米查看了一下对方的资料,夜来香,女,23岁。赵一

米虽然觉得有些古怪,但还是相信闻子不会做出对不起她的事。

只是,为什么闻子会有另外一个她不知道的QQ呢?赵一米内心开始有些忐忑。她试着给这个夜来香回了信息。“还在吗?”对方回复:“一直在,等你……”赵一米再次挣扎了一下,迟迟没再回信息。对方信息又发过来:“怎么不说话?老婆在家?”

赵一米一见这话,手开始发抖,就算再笨,女人天生的嗅觉还是有的。她回了一句:“不在家。”

“那为什么不接我电话?还在为上次的事生气吗?是我错了好不好?我又没逼你离婚。我很想你!”

赵一米的眼睛直直地看着“我很想你”,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了。夜来香的消息还在不断发过来。赵一米没再回信息,关了电脑。

这时,闻子回来了。赵一米问了一句:“不是不回来了吗?闻子抱了抱一米,说担心一米,不去了。”

赵一米用开玩笑的语气问:“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其他的QQ?”

闻子一愣,反问道:“什么其他的QQ?”“我都知道了,老实招了吧!”闻子略略迟钝了一下,又抱住了一米,“一个哥们前几天刚送了个QQ给我玩,这就被你知道了。”赵一米一听,心顿时凉了半截。

此前,赵一米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像其他女人那样去检查老公的手机,那是多么幼稚的事啊。但是今天,她忽然想看看闻子的手机。赵一米打开手机,看到了让她天昏地暗的短信:“你的领带忘记带走了,我希望你回来拿,我在房间等你,一直到天亮。”一个陌生的号码。闻子看赵一米神情古怪地拿着手机,慌忙夺过来,看了一眼,忽然笑了:“这种短信每个人都收到过,无非是些广告,你不会当真吧?”

赵一米无奈地点点头,说:“好,

你什么都不说是不是?算了,我也不想知道。”说着就进屋收拾衣服。

闻子一见,赶紧拦着,“我听人家说孕妇在怀孕晚期特别容易抑郁,你是不是在家呆闷了开始胡思乱想?要不我请假带你出去玩玩。”

赵一米没说话,低头收拾衣服。刚才她看完短信的时候,发现闻子脖子上确实没有领带,闻子早上是打着领带出门的……

“宝宝就快要降临了,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太幸福了,所以找点事来和我呕气?你想怎么对付我都行,但不要拿自己和宝宝的健康开玩笑。”闻子抱着一米,说了很多甜言蜜语。

在闻子的轮番轰炸下,赵一米的防线被攻破了。尽管看起来没改变,可是一米却一天比一天恍惚了。

这天乐陶接到赵一米的电话,“闻子可能出轨了!”

乐陶到赵一米家的时候,看见一米的哥哥赵一年也在,张口就说:“问题这么严重了?都通知家长了!”

赵一年一愣,看着赵一米:“和闻子吵架了?你别总欺负闻子!多好的男人啊,比我都好,别瞎闹了!”

乐陶一听明白了,赵一年什么都不知道呢。“怎么又吵架了,哥?你和嫂子这感情可真够好的,一般没感情的夫妻都懒得吵架的。”乐陶半开玩笑半安慰赵一年。

赵一米瞪了眼乐陶,“你别添乱了。哥,你们生个孩子,就安稳了。”

“我们只顾着生气,哪有力气生孩子!要生孩子,只有一个办法——强奸!”

本来赵一米一心的烦心事,也被赵一年逗乐了。当年闻子创业,一米贡献了全部积蓄,没半年,闻子创业失败,他们连房租都付不出。还是赵一米借钱付了房租,鼓励闻子重新开始。半年后,闻子认识了一个想开广告公司的朋友,于是才有了今

天闻子占一半股份的公司。

闻子常说,赵一米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跟在他身边吃苦,他是如此爱这个有些傻劲的姑娘。

然而,赵一米再傻,也不得不从一个电话中清醒过来。早上,闻子刚出门,赵一米的电话就响了,对方是一个女人,“我知道你是赵一米。”

一米的心一抖。

“这是我最后的办法了。闻子他不爱你,你就别死皮赖脸了。”

如果此时闻子在场,也许赵一米会大哭大闹,可是面对这个有着额外意味的女人,赵一米忽然就想显示出“原配”的气场来。“你到底是谁?有种给我打电话就应该有种承认自己是谁!夜来香是不是你?”

对方迟疑了一下,“不错,是我!”“你和闻子什么关系?”对方冷声一声,“你说了什么关系?”

赵一米想了想,“你们关系到什么地步了?”“除了没有孩子,你和他是什么关系我和他就是什么关系。”

“你真可怜。”赵一米尽量让声音不要颤抖,“我和闻子是受法律保护的夫妻关系,你能说你和他的关系与我和他的关系一样?当小三能有什么好下场!”

结果夜来说:“你才可怜,受法律保护的关系有什么意义?你敢说你们的关系是受爱情保护的?”

赵一米刚想说你这种不要脸的第三者才会拿爱情当幌子,可是话还没说出来,电话就被挂断了。

赵一米对着手机愣了半天,眼泪就下来了,她对自己说:你不能伤心,你不能哭泣,你肚子里还有孩子,他会跟你一起哭泣,不管闻子做了什么,孩子是你自己的……

忽然,赵一米抬手给了自己一巴掌,骂了句“你果然是大傻瓜”,然后简单收拾了一下衣物,准备投奔乐陶去了。

格尔斯拿崇厚当借口,拒绝再谈判⑬

历史纪实



冯惠明 著
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曾纪泽——曾国藩之长子,晚清著名外交家。光绪四年,曾纪泽奉朝廷之命,前往英法两国担任公使。

两年后,曾纪泽被清政府紧急调遣到俄国任钦差大臣,开始了他一生最艰巨的使命——对俄谈判收回伊犁。经过近一年的外交斗争,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机智灵活的策略,终于迫使沙俄修改了与原钦差大臣崇厚签订的“里瓦几亚”条约,收回该条约割让给俄国的大片国土,取得了晚清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重大胜利。

上期回顾

曾纪泽一行人到了使馆所在地,驻俄公使署理大臣邵幼林带人迎接。在使馆,曾纪泽见到了邵幼林的姨太太,据说曾是个青楼女子。

上午十一点二十分,三辆轻便马车鱼贯驶进俄国外交部大楼前的弯道,并一字排开稳稳停在台阶前。曾纪泽等下了马车,早有一位身材修长、栗色头发的年轻人迎上来。

驻俄罗斯使馆人员桂童青对曾纪泽说:“这是亚洲司的三等秘书布罗斯特,来迎接侯爷的。”曾纪泽友好地跟他握了一下手,用英语说:“你好。”布罗斯特却说了一句生硬的汉语:“侯爵好。”

布罗斯特引着曾纪泽等人进了大门,门内是铺着地毯的过厅,穿过门厅顺着右侧走廊来到一个小接待室。布罗斯特跟桂童青叽里咕嘟地说了几句,就出去了。桂童青对曾纪泽说:“他说,先请我们在此坐下稍等片刻,外部尚书格尔斯和顾问热梅尼马上就到。”

不一会儿,布罗斯特回来了,他身后陆续走进四位俄国人。为首一位头发稀疏,戴一副金丝眼镜,年纪大约六十上下,他朝曾纪泽伸过手来,并讲了两句俄语。他身旁一个英俊的翻译官马上用洋腔汉语为他翻译:“侯爵您好!我是尼古拉·格尔斯。”曾纪泽立即也说:“阁下好,我是曾纪泽。”桂童青用俄语翻过去。

“刚才,我因为处理一件紧急公务耽搁了几分钟,请阁下原谅。”格尔斯摊开双手解释道。

“我毫不介意,阁下不必客气。”接着格尔斯向曾纪泽介绍他的属下。他指向身后一位蓄着大络腮胡子的五十多岁的高个子说:“热梅尼,外部顾问。”曾纪泽微笑着跟热梅尼握手:“久闻大名,阁下好。”

接下来是与头发稀疏、鹰钩鼻的布策相见。格尔斯幽默地说:“侯爵,这一位先生还要我介绍吗?”曾纪泽对布策爽朗一笑:“阁下三年前在俄国驻北京使馆举行招待会,庆

祝俄国大皇帝诞辰,我也去祝贺,与阁下见过一面,阁下还记得否?”

布策翻了翻两只蓝灰的眼睛,笑答:“呵呵,侯爵真是好记性,您要是不提,我确实想不起来。”曾纪泽为他解嘲:“这不奇怪,当时中国人去了不少,阁下哪能一下都记住?就跟我一下记不住你们俄国人一样。”

大家寒暄已毕,一起进入谈判大厅。中俄两国外交官分桌子的两边,早有侍者端上咖啡,曾纪泽面前放的则是一杯清茶。格尔斯做了一个环顾左右的姿态,然后开门见山地问道:“几日前接到贵钦差的照会,不知贵钦差这次来是长期驻节,还是特地来我国办事?”

曾纪泽的头脑里反应很快:既然你佯装不知,我就堂堂正正告诉你,于是说:“我是大清国皇帝任命的出使贵国的公使,自然是常驻;同时我亦是钦差大臣,我国大皇帝赋予我来商办两国交涉归还伊犁未完事件之权。”

格尔斯的脸色忽然沉了下来,冷冷地说:“崇钦差来我国近一年之久,已经将两国应办的事项与本国大臣全都商议妥当,只等候两国大皇帝批准施行。怎么又来商办?而且俄国无缘无故将崇钦差治以重罪,在边界各处增兵设防,使俄国国内人心惶惶,世界各国也迷惑不解,俄国难道不是想启衅吗?这样的情形如何能议事?”

曾纪泽静静地听完孟第的翻译,沉着回答:“本国大皇帝因崇厚不听朝廷吩咐,才将他治罪,以后听说此事有伤俄国体面,遂赦免了他的罪名,以表示与贵国友好之意。”曾纪泽话音刚落,布策立即插上来问了一句:“请问侯爵,赦免崇厚罪名具体是何说法?崇厚现在何处?”布策这一问,使曾纪泽不好回答。因

为崇厚的死罪虽免,但现在仍关押在狱中,若如实回答对方,必然使他们纠缠此事。曾纪泽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说法:“我只接到国内电报,告知崇厚的斩罪已蒙本国大皇帝赦免,但尚未接到详细的谕旨。”

格尔斯非常不满,说:“中国将崇厚治罪,不仅使本国难堪,而且使欧洲各国也难为情。说实在话,崇钦差与我商议伊犁问题快一年时间,凡事无不为中国力争,并非诸事尽悉依照俄国之意。双方商议心平气和,最后终于签订协议。现在只等照协议执行,不存在再商议的问题。”

对付这个在欧洲外交界纵横多年、功夫老到的俄国佬,曾纪泽感到自己的经历和经验都不足。但绝不能让这个老官小瞧了自己,得还他点颜色看看。于是曾纪泽也沉下脸,冷冷地说:“如此说来,贵大臣是断然不想跟我商议啦?”

格尔斯怔了一怔,金丝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球突出的大眼略显吃惊地瞧着曾纪泽,立即否定:“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本国所关心的各项事宜都写在章约之内,而且与崇钦差往来照会里也已充分阐明,无需再议,只要照办即可。”

曾纪泽心里有些生气:你说不是那个意思,其实还是那个意思。他稍稍提高了声调说:“根据各国通例,凡各国订约,必须经两国朝廷批准方能施行。如谈判代表所订之约有窒碍难行之处,自然可以再议,这是世界惯例,有何不可?”

格尔斯明显蹙了蹙眉,他感到面前的这位中国曾钦差跟上次的那位崇钦差迥然有别。他缓和了一下口气:“侯爵所言不错。可是世界惯例也不曾见过像中国这样将使臣治罪,而伤害他国体面的国家。”

兜了一圈,又转回来纠缠这个

问题!曾纪泽于是驳斥道:“每个国家处理事情的方式各不相同。中国治罪崇厚,是因为崇厚不听皇上谕旨,越权自行签约并擅自决定回国。请问格大人,如果贵国有这样的使臣办事,贵国大皇帝难道不治罪于他,反而还要奖赏他吗?”

“这个……”格尔斯一时噎住。他想了想,强辩说:“崇钦差如何不听贵国皇上吩咐,我不得而知,但他因与我交涉办事以致被关入狱,终究不是令我也难堪吗?”

“格大人的心情我可以理解。本大臣与崇厚同为驻外使节,也是同僚朋友,我在英国时听说他犯了罪,心里也很难过。可是如今本国皇上已经赦免了他,我也很欣慰。我想,本国朝廷赦免他,就是虑及贵国的体面,这一番美意望贵国和格大人能予以体谅才是。”

格尔斯的胖脸上现出一丝微笑:“本国上下闻听崇钦差被赦免,自然也觉宽心。”这时,格尔斯身旁的布策靠过来,在他耳边说了一句什么。格尔斯脸上又变得阴沉起来。“但是,现在贵国不仅将崇钦差治罪使本国难堪,而且贵国在俄中边界和沿海增兵设防,以致使本国也不得不动用巨款增加军费防备中国。各国舆论也都认为中国早晚要挑起事端。侯爵又如何解释?”

曾纪泽慢慢捋了捋胡须,沉着地说:“阁下称贵国备兵以防中国,又说不得不花巨款增加兵费,难道中国不可以说中国不得不花钱备兵以防俄国吗?这样争辩有何益!本爵以为,两国都不要说此等话,伤了两国和气。”

来往几个回合后,曾纪泽暗付,格尔斯绕来绕去,就是不谈改约。看来今天头一次接触不会再谈出什么结果了。